史記疏證

史記疏證卷弟二十五

齊太公世家弟二

太公望呂尚者

毛詩大明疏尚本是名號之曰望而雄師謀云呂尚釣厓注云尚名也又曰望公七年尚名變名注云變名爲望蓋因所呼之號遂以爲名以其道可尊尚又取本名爲號也孫子兵法曰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則牙又是其名字也

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

毛詩崧高疏曰周語說堯使禹治水四岳佐之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祚四岳國為侯伯氏曰有呂此一王四伯韋昭云一王謂禹也四伯謂四岳也為四岳伯故稱四伯不言名字其名則鄭語所云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

虞夏之際封於呂徐廣曰呂在南陽宛縣西

說文昔太嶽為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 路史國名紀曰呂侯爵伯夷之封杜預謂在南陽宛西南陽今隸鄧宛後周併入南陽而太公乃出東呂呂昔

也（博物志曲海城有東呂鄉東呂里太公望所出也寰宇記敍之皆縣東百六十漢曲海城）

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

韓詩外傳曰太公望少為人壻老而見去屠牛朝歌賃於棘津釣於磻溪

吾太公望子久矣

日知錄曰此是妄為之說周之太王齊之太公吳之太伯有國之始祖謂之太祖其義一也

載與俱歸

毛詩文王疏曰文王之得太公無經典正文言其得之年月雒師謀注云文王既誅崇侯乃得呂尚於磻溪之崖是伐崇之年得呂尚也書傳云散宜生南宮括閎夭三子相與學訟于太公四子遂見西伯於羑里是文王被囚之年得太公也史記齊世家云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則是斷虞芮之前得太公也皇甫謐以為未受命時已得太公郡言不同莫能齊一按左傳稱

呂伋為王舅則武王之后太公女也文王受命六年武王已八十二矣不應此時方取王室且文王于今年得之明年即崩以人情準之未應便為武王取其女也又書傳之美太公言其翼佐文武身有殊勳世祚太公以表東海以其有大功故也若伐崇之後方始得之則文王於時基宇已就太公無所宣其力亦何功業之有乎哉若武王承父舊業太公因人成事牧野一戰聖賢多矣仗鉞之勞不足稱述而使經傳之文褒揚若此六年始得深可

惑矣

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吕尚

徐孚遠曰據此則是太公非身遇文王而閎

散為之介紹也此言非也應是為文王師後

而與二子出奇計以脫文王於囚也

陰謀脩德以傾商政

習學記言曰德非傾人之事豈陰謀所能為

信如此則古之為德乃後之所以為暴也遷

併言之未可與論知德矣

其事多兵權與奇計

毛詩大明疏曰雅師謀說太公受兵鈐之法
云踐爾兵革審權矩應詐縱謀出無孔注云
踐行也矩法也當親行汝兵革審其權謀之
法孔道也應敵之變詐縱巳之謀所出無常
道善太公知權變者

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

王應麟漢書藝文志攷證曰戰國策蘇秦得
太公陰符之謀隋志有太公陰謀文選注引
七畧太公金版玉匱雖近世之文然多善者
又引太公金匱　困學紀聞曰石林葉氏曰

其說蓋出六韜夫太公賢者也其所用王術也其所事聖人也則出處必有義而致君必有道自墨翟以太公於文王為許合而孫武謂之用間且以嘗為文武將兵故尚權詐者多並緣自見說齊唐氏曰三分有二而猶事商在衆人必以為失時三后協心而後道洽在常情必以為無功二聖人信之篤守之固至誠惻怛之心寬厚和平之政浹於斯民固結而不可解此豈矯拂而偽為亦出於自然而已彼太史公曾不知此乃曰周西伯昌因

羑里歸與呂尚陰謀脩德以傾商政又曰〻

公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魯後世其北面事

齊矣此特戰國變詐之謀後世苟簡之說殆

非文王之事周公之言也遷不能辨其是否

又從而筆之於書使後人懷欲得之心務速

成之功孝藉此以為口實其害豈小哉　邵

泰衢曰所謂六韜者非直太公之書蓋雜出

于戰國用兵者之邪說楚漢之際好事者之

所為也

蒼兕蒼兕

楊愼曰尚書泰誓無蒼兕舟楫之文蓋張霸僞作之泰誓也　金甡曰按論衡佚文篇云成帝徵天下能為尚書者東海張霸造作百二篇奏上帝出秘尚書校之無一字相應者下霸吏後赦其辠亦不滅其經故百二尚書傳在民間霸僞作于成帝時史公安得採取自別有所本也

與太公作此泰誓

辨惑曰按泰誓王言也而以為與太公作何所據也且作泰誓何加一此字

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
唯太公彊之勸武王
尚書泰誓疏曰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
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蓍不踰人矣彼言不
吉者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記又採用六韜
好事者妄矜太公非實事也　論衡卜筮篇
云武王伐紂卜筮之逆占曰大凶太公推蓍
蹈龜而曰枯骨死草何知而凶又云卜之而
龜熸占者曰凶太公曰以祭則凶以戰則勝卒
克紂焉

封師尚父於齊營丘

毛詩疏曰水所營繞故曰營丘釋丘云水出其左營丘孫炎曰今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是也以丘臨水謂之臨淄與營丘一地也

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犂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

何孟春曰太公封齊逆旅之人趣其就國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宿於宋東之逆旅逆旅

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今客寢安殆非封也桓公聞之援轡自駕行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封此一事耳　金姓白按國語臧文仲受地於晉事亦相類

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

習學記言曰此後世鄙諮而還以施之周公師尚父之間是世無復有聖賢何取於論載也

子

丁公呂伋立

毛詩疏曰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曰昔我先

王能繹與呂伋王孫牟爕父禽父並事康王又顧命云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汲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成王之崩職掌虎賁又事康王明爲王官也但未知何官耳以大公爲王官之伯丁公又在三朝故云嗣位謂嗣王官之位耳未必嗣爲太師也孔安國顧命注云汲爲天子虎賁氏謂當時爲之耳亦未終於此官也　楊慎曰太公子丁公丁公子乙公乙公子癸公蓋猶用殷法以生日名子非謚也

愚按說文玎字

注云从王丁聲齊太公子伋謚曰玎公當經
切
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集解徐廣曰周夷王
毛詩疏曰莊四年公羊傳齊哀公烹於周紀
侯譖之世家亦云紀侯譖之周烹哀公二文
皆言周烹之耳不言懿王也徐廣以為周夷
王烹之鄭知是懿王者以世家既言烹哀公
乃云而立其弟静是為胡公當周夷王時哀
公之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
言夷王之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

前矣受譖烹人則是衰闇之主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之文不言孝王者有大罪去國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自懿王為始明懿王受譖烹矣且本紀稱懿王之時詩人作刺得不以懿王之時雞鳴詩作而言懿王時乎是以知烹之者懿王也然則胡公以懿王時立歷孝王至夷王之時而被殺以王世不長而齊君壽考故得一君當三王也謚法曰保民耆艾曰胡則知胡公為君歷年久矣以此益明非是夷王烹哀公也

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菑

毛詩疏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時齊居逼隘故王使仲山甫徃城而定之也既言所定不知定在何處故毛傳云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毛時書籍猶多去聖未遠雖言蓋為疑辭其當有所依約而言也史記云獻公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遷之言未必實也　又齊風疏曰史記之文事多疏畧夷王之時哀公弟山殺胡公而自立後九年而卒自

武王九年厲王之奔止自胡公之所殺為于八年而本紀云厲王三十七年出奔計十九年不及夷王之末則遷說自違也如此則所言獻公之遷臨淄未可信也毛公在馬遷之前其言當有準據故不與馬遷同

莊公二十四年犬戎殺幽王周東徙雒秦始列為諸侯

程一枝曰秦繼周而王者爭其始為諸侯也列國世家皆書曰秦襄公始為諸侯曷為書之謹其始也謂其係天下之強弱也孔子繼

周公而聖者乎其相魯而卒也列國世家皆書曰孔子相魯曰孔子卒曷為書之謹其終也謂其係天下之重輕也

八年伐紀紀遷去其邑

徐孚遠曰紀侯譖烹齊哀侯故齊伐之所謂襄公復九世之仇也

反而鞭主屨者茀三百

愚按左傳作誅屨於徒人費此以為主屨不知所本

遂殺子糾于笙瀆

愚按左傳作生瀆

桓公厚禮以為大夫任政

管子小匡篇曰桓公自莒及於齊使鮑叔牙為宰鮑叔辭曰君有加惠於臣使臣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知勇臣不如也夫管子民之父母也將欲治

其子不可棄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為其君勤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為君猶是也公曰然則為之奈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夫施伯魯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與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於羣臣魯君必諾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齊必報之君亟請之不然無及公乃使鮑叔行成

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為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讐也請受而戮之魯君許諾施伯謂魯侯曰勿與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管仲天下之賢人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為魯君憂君何不殺之而授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寡君願生得之以狥於國為群臣戮若不生得是君與寡君之賊比也非敝邑之所請也使臣不敢受命於是乎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而以與齊鮑叔受而哭之三舉施伯

從而笑之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矣鮑叔之不忍戮賢人其知知稱賢以自成也至於堂阜之上鮑叔祓而浴之三桓公親迎於郊遂與歸禮之於廟三酌而問為政焉

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

習學記言曰遷言曹沫以匕首劫齊桓公遂與沫三敗所亡地此事公羊先見按左氏魯莊公九年約糾敗於乾時殺獲十年有長勺之勝劌實主之齊猶未已與宋次乘丘公子偃敗宋師齊乃還十三年北杏之會齊將稱

覇其冬魯乃會盟于柯是三戰而再勝未嘗失地三年不交兵何用要劫二十三年曹劌復諫觀社詳其前後詞語豈操匕首於壇坫之間者耶意當時處士謂劌自鄉人拔起有功業宗主之不以為德而以為刺習俗之陋何獨後世可哀也已

七

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

經典釋文曰甄音絹一音真或音旃又舉然反或作鄄作年鄄求

諸侯聞之皆從齊

說苑貴德篇曰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境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逆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朝於齊

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

愚按左傳及燕世家此事在齊桓二十二年此與年表皆作二十三年誤

魯湣公母曰哀姜

愚按魯世家曰莊公娶齊女為夫人曰哀姜哀姜無子哀姜娣曰叔姜生子開

使隰朋立晉君還

徐孚遠曰時秦伯納夷吾齊因其入也而定其位脩霸業也

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帶来奔齊齊使仲孫請王為帶謝襄王怒弗聽

愚按左傳叔帶奔齊在魯僖十二年時齊桓為三十八年世家列于三十九年者蓋因仲

孫湫之聘在是年因追叙叔帶來奔耳

六年翟侵齊晉文公卒

愚按左傳晉文公卒於齊昭之五年在翟侵齊之前此作六年誤

十九年五月昭公卒

愚按十二諸侯年表作二十年為是春秋文十四年為齊昭二十年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懿公桓公子也其母曰密姬

董份曰按上既曰某姬生某公矣則此復曰

其母曰某姫恐少行蓋太史公不及刪者

懿公游於申池集解杜預曰齊南城門名申門齊城無池唯此門左右有池疑此是也左思齊都賦註曰申池海濱齊藪也

水經注曰京相璠杜預並言申門即齊城南面西第一門矣為申池今池無復髣髴然水側尚有小小竹木以時遺生也

愚按襄十八年左傳晉侯伐齊已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申池與西郭南郭近則杜預所謂申門之池者是矣杜預原註稱齊南城西門名申門裴駰刪

去西字耳若齊都賦注海濱齊藪者恐去國都遠不可從酈元云懿公見弑蓋自白龍魚遯見　近郊矣左氏拾近遺遠考古非議杜預泛言有推攄耳

惠公二年長翟來集解穀梁傳曰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邵泰衢曰左傳文十一年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敗翟于乘丘獲長狄緣斯齊襄公之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城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于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齊襄二年魯桓十六年也今云惠

公二年則宣公二年矣宋武未入春秋之前也今云昭公四年乃文公十一年也年世殊絶不亦甚乎穀梁云尸横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夫身有九畝之大頭不應一車之小況天生斯君必生斯民必生男女為之配今所獲唯喬如緣斯棼如榮如簡如之五男而鄋瞞遂亡種類絶者何也是皆禹致群神于會稽長翟本之于注冈防風之神其說也蓋必地名長翟入犯宋齊必非人長三丈尸横九畝以此為長者矣

六年春晉使郤克於齊

愚按左傳及年表郤克使齊在頃公七年為魯宣之十七年此作六年誤

郤克執齊使者四人河内殺之

愚按左傳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温苗賁皇言于晉侯晉人緩之逸此云殺之不知何據

十年春齊伐魯衛

愚按左傳成公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衛侯

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是齊伐魯
非伐衛也
齊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
左傳疏曰此時天子雖弱諸侯並盛晉文不
敢請隧楚莊不敢問鼎又齊弱於晉所較不
多豈為一戰而勝便即以王相許準時度勢
理必不然竊原馬之還之意所以有此說者
當讀此傳將授玉以為授王遂飾成為此謬
辭耳
靈公走入臺晏嬰止靈公

愚按左傳無此事

仲姬戎姬

董份曰為太子下即著仲姬戎姬恐有脫字

史詮曰仲姬戎姬不言取者蒙上文也左

傳姬作子宋女也

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為莊公

徐孚遠曰前言崔杼奔衛不言其歸國又杼

非命卿何以得專冊立皆闕文

執太子牙于句竇之丘

左傳作句瀆之丘

八月崔杼殺高厚昔聞齊亂伐齊至高唐

愚按左傳莊公即位執公子牙于句瀆之丘以夙沙衛　已衛奔高唐以叛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此皆在崔杼殺高厚前為五月事史公誤讀左傳并二事為一遂有至高唐之文細檢經傳並無此事

公反隧遂弒之

說苑君道篇曰齊人弒其君魯襄公援戈而起曰孰臣而敢殺其君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縱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

惟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君不愛萬夫之命而傷一人之死奚其過也其呂己無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

景公元年至崔杼無歸亦自殺慶封為相國專權

愚按左傳事在魯襄公二十七年是年當景公二年也年表同此作元年誤

成請老於崔杼

愚按左傳成請老于崔杜預註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成欲居崔邑以終老此作崔

杼明衍杼字
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栢寢歎曰堂堂誰有此乎群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群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為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弗勝茀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
辯惑曰左傳昭公二十年十月齊景公疥遂痁期而不瘳梁丘據與裔款言于公曰吾事

鬼神豈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是祝史之
罪也盡誅祝史晏子不可曰民人苦病婦人
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雖其善祝豈能勝
億兆人之詛十二月晏子侍公于遄臺梁丘據
馳而造焉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
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
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
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則爽鳩氏之樂非
君所願也二十六年冬齊有彗星齊侯使禳
之晏子曰無益也祗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

其命若之何禳之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
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
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
乎列子景公遊於牛山臨其國城而流涕曰
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去此國而死乎使
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何之史孔梁丘據
從而泣晏子獨笑於傍公曰寡人今日之遊
悲孔與據皆從而泣子之獨笑何也對曰使
賢者而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常守之矣使有
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常守之矣

轂君者常守之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惟事之恤何暇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遞之迭去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所為獨竊笑也史記齊世家襍取二書之說云三十二年彗星見云云嗚呼此一事也而差互不同如是其餘謬妄可勝道哉

悼公元年齊伐魯取讙闡

愚按左傳及十二諸侯年表齊取讙闡在悼

公二年此作元年誤

齊人共立悼公子壬是為簡公簡公壬者景公之子也徐廣曰年表云

徐孚遠曰左傳亦作悼公子年表非也且簡公非悼公子則在魯而闞止有寵其事難通

愚按年表云鮑子殺悼公齊人立其子壬為簡公亦無景公之子語徐廣誤記

子宣公積立

愚按年表作就匝

十九年田常曾孫田和始為諸侯遷康公海濱

悬拨田宅世家云食一城以奉其先祀

史記疏證卷第二十六

魯周公世家第三

是為魯公

徐孚遠曰封魯公成王時事故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此言武王誤也　愚按下文云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史公已明白言之周本紀云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是魯封於武王時也

周公於是乃自以為質

書作周公自以為功

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

徐孚遠曰尚書不言入賀武王若如史記則周公代王之説宜已昭露不應待風雷之變也

周公乃告太公望名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

邵泰衡曰齊世家武王平商封師尚父于營丘東就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則太公未嘗在周也今日告太公望者何與況齊山川道

遠乃曰夜衣而行黎明至國乃似一晝夜之
可即達者何與至立嗣必以長武王九十三
歲乃崩成王未必當襁褓況成王多弟耶且
太公此時亦當百餘歲矣

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說苑君道篇曰成王封伯禽為魯公召而告
之曰爾知為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
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撙節安靜以
藉之諫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其辭乃
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

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辭

荀子堯問篇曰伯禽將歸於魯周公謂伯禽之傳曰我文王之為子武王之為弟成王之為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故上士吾薄為之貌

下士吾厚為之貌人人皆以我為越踰好士
然故士至士至而後見物見物然後知其非
之所在戒之哉汝其以魯國驕人幾矣夫仰
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
身之士舍貴而為賤舍富而為貧舍佚而為
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紀不
息文章不廢也

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訓周公
徐孚遠曰按乃為詩至訓周公十七字宜在
上文我所以為之若此句下　又曰成王疑

周公故周公居東此以居東為東伐不顯成
　王之疑而但云王未敢訓周公文情乖失不
若尚書本文明順
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
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
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
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
　辯惑曰金縢一書蓋周公嘗請代武王之死
已乃納冊匱中而秘其事武王既喪群弟流
言毀公公東征二年罪人斯得作鴟鴞之詩

以遺成王而猶未敢誚及因天變以啟金縢之書得公代武王之説于是悔過自新而迎公以還其文甚明史記魯世家既載周公納册金縢及羣叔流言周公東征之事至于封康叔營洛邑還政成王則又云初成王少時病云云公卒之後始有因天變啟金縢之事如書之所記戾於經矣然蒙恬對胡亥亦引周公揃爪及奔楚之事則戰國以來固已有此陋説而子長愛奇因以亂之耳抑不知所謂小子其迎者認為何義也　困學紀聞曰

呂子進曰考之於書啓金縢之書在周公未薨前而無揃蚤事此蓋一事傳之者不同耳

習學記言曰是時楚未有國公奚之焉詩書以為居東而異說以為南奔推此類則亦當時史法不備之故自遷固為史其高者固不盡知而卑者差弗誤爾

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

陳子龍曰此即金縢之事傳者訛耳不然何周公每作此祝也

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饗國五十年

王維禎曰文王日中昃三句是無逸篇大抵太史公引尚書多更其文而以己意聯屬之即此皆以享國言故撮其辭如此

周公在豐病將沒

徐孚遠曰周公作洛後成王治鎬京周公治洛尚書甚明曰必葬我成周即其地也無緣在豐

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

史詮曰竹書紀年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平王使史角如魯止之魯之用郊蓋由惠

公請之也至僖公作頌始以郊祭為誇焉太史公謂成王所命蓋本於記禮者之誤歟

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

習學記言曰遷言金縢事既錯繆而繫以得郊祭文王有天子禮樂尤害義金縢所謂自以為功代武王一時事也舉周公所以造周者不足以用異禮而以金縢故與之是以天下之名器而為列已之私物將與逢丑父紀信一等矣

魯公伯禽卒集解徐廣曰皇甫謐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

卒

史詮曰謚説誤也自成王元年至康王十六年凡五十三年而卒

煬公六年卒

漢志劉歆曆煬公六十年史詮曰漢志是也世家年上誤脱十字

獻公三十二年卒

漢志劉歆曆獻公五十年史詮曰世家漢志皆誤也以真公元年推而上之獻公在位實四十二年

武公九年春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

愚按年表武公立十年而卒是為周宣王之十二年下文云夏武公歸而卒此作九年誤也

夏武公歸而卒集解徐廣曰劉歆云立二年

漢志劉歆曆武公二年史詮曰史表是也漢志武公少八年若以獻公多八年補之其年數適相當耳

二十七年孝公卒

王祖庚曰年表作三十八年宣王誅伯御在伯御之十一年其年乃孝公元年而表以伯御元年為孝公元年故孝公多十一年矣

初惠公適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為夫人以允為太子及惠公卒為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政

邵泰衢曰左傳隱元年之前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

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蓋次妃攝治內事而曰繼室也不聞聲子之為賤妾也于文有若天命而歸我也不聞新臺之始自惠公也

隱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圖之請為子殺隱公

辨惑曰左傳記石碏之言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劉子玄謂陳侯尚未當稱謚當矣如魯世家云公子揮欲為隱公殺桓公隱公不從揮反譖隱公於桓公曰云云其病猶左氏也

孟女生子班班長說梁氏女生觀圍人犖自牆

外與梁氏女戲班怒鞭犖

邵泰衢曰傳莊三十二年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馬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圍人犖自牆外與之戲註曰女公子子般妹也戲以慢言戲之也今曰梁氏女者何與豈遷以雩講于梁氏女為句乎蓋肄習雩祭之禮于梁氏而女公子與子般同往觀之也今曰說梁氏女所未喻也

慶父竟立莊公子開是為湣公索隱曰系本名曰啓

左傳疏曰杜世族譜云名啓方漢景帝諱啓

啓開因是而亂杜譜云啓方從世本文謚法

在國逢難曰閔是歲歲在大梁

於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為釐公索隱曰湣公之弟名曰申

愚按杜預註左傳僖公閔公庶兄成風之子

索隱言湣公之弟誤前文云自陳與湣公弟

申如鄭史公先誤也

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服虔曰武公周平王時在春秋前二十五

年

愚按左傳疏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宋武公即位十八年以魯惠公二十一年卒卒在春秋前二十六年服虔作二十五年誤

獲喬如弟棼如

左傳作焚如

生子俀徐廣曰一作倭

愚按左傳疏引魯世家云宣公名倭或作接此本又作俀俀疑倭字之誤

襄公元年晉立悼公

愚按左傳及十二諸侯年表晉悼公立於成公十八年二月乙酉非襄公元年也

季氏芥雞羽服虔曰擣芥子播其鷄羽可以坌郈氏雞目

愚按左傳疏引此語是賈逵之說非服虔也

孟懿子聞叔孫氏勝亦殺郈昭伯

徐孚遠曰按郈昭伯為公使蓋時方以昭公伐季氏之命告孟孫故在孟孫所也

申豐汝賈許齊臣高齕子將粟五千庾

高齕左傳作高齮

齊景公使人賜昭公書自謂主君

徐孚遠曰梁丘據等已入季氏賂懼昭公復
至齊欲納之故令景公為慢書也
齊代我取三邑
愚按左傳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二邑齊世
家亦作取二邑
十五年使子服景伯子貢為介適齊齊歸我侵
地
愚按齊歸我讙闡在八年春秋經傳無十五
年歸侵地之事大約因歸成之語而誤耳
卒于有山氏徐廣曰皇甫謐云哀公元甲辰終庚午

愚按十二諸侯年表甲辰為定公十三年哀公元為丁未　左傳疏曰傳稱國人施罪於有山氏不得復歸而卒於其家也遷安爾

悼公十三年三晉滅智伯

史詮曰自莊公以下智伯之滅秦惠楚懷之卒秦拔郢楚徙陳皆與年表不合蓋世家錯誤也

二十二年平公卒

史詮曰漢志平公二十年史表十九年當從漢志為是

是為文公

史詮曰漢志作緡公世本同魯春秋時有文公當從漢志為是緡與文音近而訛也

史記疏證卷第二十七

燕召公世家第四

茅坤曰燕僻處北鄙不與中國會盟及其境內賢人君子所通于上國者少故燕世家所書不數事特以紀世次而已

名公奭

王應麟詩地理攷曰釋文名地名在岐山之陽扶風雍縣南有名亭水經注雍水東逕邵亭南世謂之樹亭川檻遊亭故名公之采邑又京相璠曰亭在周城南五十里括地志邵

亭故城在岐州岐山縣西南十里故召公邑
今鳳翔府路史國名紀曰召邵也杜預云扶風
雝東南有召亭雝今鳳翔天興東遷後采於
垣則今縣東北六十召原也有康公廟廟在王屋
西三十五原在縣西四十里冢宇實為真又記垣之古棠為公分陝之地非也說文邵晉
邑謂郡邵齊師所戍皇興元置邵郡大統為邵州義寧元為邵陽郡然易縣故
涑水縣城在州北四十二亦曰邵云周封邵
公於此蓋歸老之地　愚按毛詩疏曰晉書
地道記云河東郡垣縣有召亭
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

秀水朱彝尊曰名公封國從帝王世紀以為文王庶子鄙意不能無疑文王之昭一十六國富辰言之詳矣名公初不與其列穀梁傳謂㣔周之分子譙周謂周之支族司馬遷但云與周同姓氏於公旦叔鮮叔度皆特書弟以別之孔穎達亦云名公必非文王之子獨皇甫謐異是既以名公為文王子乃欲并原豐為一穎達已斥其謬然則宜存皇甫之說而駁正之者也至謂燕初封未得薊以僕考之燕之始封本都於薊故班固燕國名公所封

逸齋詩補傳云薊後改為燕猶唐之為晉荆之為楚唯因記有黄帝後於薊之文而史記既封帝堯之後於薊又封召公奭於燕燕之於薊若分二國於是張守節則云召公始封在北平無終縣以燕山為名後漸強盛乃并薊徙居之王伯厚則疑黄帝之後封於薊者已絶成王乃更封召公於薊之二說者僕蓋疑之唯陸德明有云黄帝姓姬君奭其後觀於是而僕之疑始釋也蓋公既為周同姓則稱分子也可稱支族也可軒轅二十五宗堯之

後亦黃帝之後後於褒封先聖王之後則稱薊於封功臣謀士則稱燕以采邑言則稱台薊與北燕本一而已

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

詩地理攷曰水經陝縣故城注云周名分伯以此城為東西之別孔氏曰公羊傳漢世之書陝縣漢弘農郡所治其地居二京之中故以為二伯分掌之界周之所分亦當然也朱氏曰公羊分陝之說可疑蓋陝東地廣陝西只是關中雍州之地恐不應分得如此不均黃

氏曰分陜當在武王得天下之後而二南之繫當在二公旣分陜之後郡國志陜縣有陜陌二伯所分括地志陜原在陜州陜縣西南二十五里分陜從原爲界集古録陜州石柱相傳以爲周召分陜所立以別地理　又曰李氏曰江漢汝墳即陜之東也江沱即陜之西也

召公疑之作君奭

尚書疏曰此篇是致政之後言留輔成王之意其文甚明還妄爲說爾

君奭不說周公

辨惑曰既云召公疑之作君奭而又云不說周公周公以告之尚書所載之語毋乃重複乎且謂之君者猶爾汝也或但稱君或連其名皆周公面呼之辭而遂云君奭不說周公可乎

習學記言曰不知遷所謂疑者何事必挾世俗之意既稱伊尹伊陟、般諸賢以使召公之智不足以知之則周公一時之語安能遽說其心還論聖賢之際大率抵卑易如兒戲耳。徐孚遠曰召公疑周公當在管蔡流

言之時及作君奭則召公欲遜位而周公留之尚書本文自見傳註誤也

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

韓詩外傳曰昔者召伯在朝有司請營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於阡陌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廬于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于是歲大稔其後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歌詠之作甘棠之詩

說苑貴德篇曰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

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
聽斷焉陜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
歌咏之　九域志召伯甘棠樹在陜州府署
西南隅

惠侯卒
　惠按十二諸侯年表在位三十八年

鄭侯三十六年卒子繆侯立
　服虔注左傳穆公名康公十六世孫　詩地
　理考曰郡國志注雍名穆公采邑

與宋衛共伐周惠王

愚按左氏莊十九年衛師燕師伐周宋不預焉而周本紀衛世家俱載燕衛伐周宋世家亦無此事此云與宋衛共伐周惠王史公誤也索隱但辯北燕不及此句故記之

十七年鄭執燕仲父而内惠王于周

愚按内惠王于周是十八年事此牽連書之

昭公十三年卒武公立

詩地理攷曰通典河南府王屋縣古召公之邑黔嶠傅氏曰武王分陝之後徙於王屋郡縣志王屋縣本周時召武公之采邑

惠公多寵姬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大夫
共誅姬宋惠公懼奔齊
卲泰衢曰昭三年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
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
公懼奔齊以簡公訛為惠公以嬖寵訛為寵
姬何也若曰姬宋即外嬖也則不當曰惠公
多寵姬也寵姬可以為大夫而欲去諸大夫
爭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誠所不解
平公立晉公室畀六卿始彊大
愚按左傳晉昭公卒六卿強晉室畀弱矣是

年為燕共公之三年

晉趙鞅圍范中行於朝歌

愚按年表是年為燕簡公之十一年

子燕噲立

徐孚遠曰燕噲失國昭王復興昭王噲之子不追為噲謚何也

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

愚按田完世家及六國年表齊宣王卒後四年燕王噲方立齊人殺蘇秦應是齊湣王事作宣王誤

孟軻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
朱子曰或問勸齊伐燕有諸史記蓋傳聞此說之誤　辨惑曰或疑孟子勸齊伐燕孟子辨之甚明而燕世家乃云孟軻謂宣王曰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何從得邪此直以或疑而意之耳茆璞曰馬遷不信真孟子而信假孟子誠中其病

齊大勝燕
金牲曰按此與年表俱以破燕為湣王事與孟子異於田齊世家則略之

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
述異記曰燕昭王為郭隗築臺今在幽州燕
王故城中土人呼為賢士臺　水經注曰金
臺東西八十許步南北如減高十餘丈者舊
咸言昭王禮賓廣延方士至如郭隗樂毅之
徒鄒衍劇辛之儔宦遊歷說之民自遠而屆
者多矣不欲令諸侯之客伺隙燕邦故脩連
下都館之南垂　文選注引上谷郡圖經曰
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
臺上以延天下之士

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

說苑曰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樂毅聞之從齊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

齊城之不下者獨唯聊莒即墨 索隱曰按餘篇及戰國策竝無

聊字 徐孚遠曰燕將已下聊城與惠王有郄而不歸則聊字衍文且齊城不拔者向惟二也

十三年秦敗趙於長平四十餘萬

愚按六國年表及秦本紀秦昭襄之四十七年於趙孝成王為六年是年秦阬趙卒於燕武成王為十二年此云十三年與趙世家合於秦本紀及年表差一年

殺劇辛

愚按六國年表劇辛死於趙在十三年　又按昭王即位劇辛自趙往至此經七十年歷五王不知即此劇辛否

使荊軻獻督亢地圖於秦

愚按六國年表事在二十八年